

作品：Nhari

首獎

得獎者：朱國珍

朱國珍，一九六七年生。清華大學中語系畢業，東華大學創英所碩士。作品《中央社區》、《離奇料理》、《三天》、《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曾獲「拍台北」電影劇本獎首獎，台北文學獎年金獎、散文獎，花蓮文學獎，二〇一三《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

得獎感言

「如果我能阻止一顆心破碎，我便沒有白活。」Emily Dickinson 這首詩驅魔般召喚我關於詩的溫柔與格局，讓我聯想到蘇東坡，將詞風從胭脂柳巷拓展到豪邁胸襟。於是催生〈Nhari〉，讓我重新活過來，有機會感謝所有的一切。



Nhari

Nhari, Nhari——

太魯閣族語：快

快，貨櫃車

快開，火車快駛

沒鋪枕木的軌道，小米田

那邊再過去那邊，呼吸

除草劑，焦枯的青春。

漢人說在哪裡跌倒就

在哪裡站起來； Nhari

族人說在哪裡跌倒就

在哪裡躺好，看星星

好美麗，因父及子及聖神

喝補力康告解，補充

體力，喝一瓶再上，

喝兩瓶就乖乖躺倒，夢中

驚醒。不好意思

跟上帝太靠近。

Nhari, Nhari——

快，火車快追

怪手時速五公里，

日薪台幣一千五，Sorry

老闆說：沒有退休金。微笑

補充外來語。貨櫃車

開過休耕的甘蔗田，

獵槍的眼睛快逡巡

白鼻心，獵人來不及追憶

部落的山羌果子狸，換來

六個月刑期。快

快，要快到哪裡去？

Nhari, Nhari——

很多國中生醉酒騎機車，很快

摔死在田裡，來不及

長大。十個表姊弟，

一個習醫，兩個

士官長，兩個警察，

五個常蹲門前烤飛鼠，

看命運的火車頭嘯嘯

疾駛，那邊的後面和

後面的那邊，小溪急躁

流過時光的豐年祭。

評審意見

鮮活的無奈

◎陳育虹

詩從太魯閣族語「快」字起句，引領讀者跟著貨櫃車、火車經過沒有枕木的軌道、散發除草劑氣味的枯焦小米田，迅速進入漢人與原住民的巨大區分：性情的、語言的、生活的、以至舊習俗與新法律的——「部落的山羌果子狸，換來／六個月刑期。」

全篇畫面生動，節奏緊湊，跳接自如；以自然、極富音感且無贅詞的口語，穿插「Nhar」，「哪裡」、「soury」等鮮活諧音，笑中帶淚寫出部落無奈的現況與渺茫的未來，「那邊的後面和／後面的那邊，小溪急躁／流過時光的豐年祭。」熱鬧的豐年祭一年年如火車呼嘯而過……「快，要快到哪裡去？」

佛羅斯特有言，詩必須碰觸到眼睛和耳朵，但最重要，詩必須碰觸到心。〈Nhar〉體現的，正是這樣的詩美學。